

我是巴基斯坦裔香港人

2022年8月28日

李嘉詠

回想 20 年前，十歲的我第一次跟父母由巴基斯坦來到香港，投靠在港的爺爺和嫲嫲。媽媽牽著我的手等候巴士，我默默窺探周遭的每一物每一人，回望注視我們的眼光，聽著不明白的喧嚷，緊張的心情令我更思念久違的家人。爺爺和嫲嫲站在一座高樓前迎接我們，走到一條像魔術般有無數大門的狹窄走廊。爺爺突然在一個鐵閘前停下，屋內傳出熟悉的聲音，表兄妹立刻雀躍地衝向我，「家」的感覺令我未有在意空間的局促，更享受當下的團圓。

除了與家人重聚，我在香港亦體驗精采的校園生活，同學雖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，但無阻我們打成一片：地鐵站內齊集朋友、趕上回校的小巴、到附近籃球場打球……生活就如一般本地學生無異。但人漸長大，慢慢需要負擔上更大的傳統責任，需要踏足舒適圈外的社會，開始要工作去養妻活兒，並在此地方組織自己的家庭……

我在求職的過程中，向家人和朋友詢問不同職位空缺，發現行業不外乎地盤、保安、廚房工作。年少氣盛的我仍然希望探索自己更大的可能性，幾年間在兼職工作的同時，不斷出入於勞工處和其他職業介紹的機構。當得到新工作的面試機會，往往避不開「你邊度嚟㗎？」天真的我第一次聽不懂箇中意思，回答說「油麻地」，再被追問之下才明白對方有興趣的是我的種族。年幼的我認為即使自己擁有非華裔的外貌，但也是與香港成長，受香港的文化薰陶；即使未必能明白廣東話的每字每句，我也至少能正確地向小巴司機道出：「轉彎，有落！」因此，我心底內一直自信地說：「我是巴基斯坦裔香港人。」可是當這身分問題日復日被問及時，難免耿耿於懷，開始有一絲動搖——我是香港人嗎？或是巴基斯坦人？

還記得早前因婆婆健康情況，我們舉家回鄉探病，我與表親亦四處遊覽巴基斯坦。這地方雖然是我出生之地，但社會風氣上給予我一份陌生感，是旅行的感覺。有趣的是，當我與當地人交談時，他們亦會問到我從哪裡來。我驚訝地想著自己到底留下甚麼蛛絲馬跡，可能是衣著風格、可能是說話的口音、甚至乎可能是思考模式。經過回鄉一事後，我對此心存芥蒂，到底哪裡才是我的家？

回到香港機場的那天，眼中景象由鄉村田野中的漫步，一步一步追趕上這城市齒

輪的移動，匆匆穿梭在人群之間，不知不覺間我已與這個城市密不可分，習慣了急促的節奏，只希望家人衣食無憂，幸福生活。經過重重波折後，我找到一份市場營銷的工作，找到職場上的滿足感。同時我與一生最愛的妻子結婚，誕下兩個小寶貝，在香港建立屬於我的家。看見他們在公園中無憂地玩耍，猶如望到少時在農田中追逐的我，同時幻想著長大後的他們會是怎樣。

近年來香港人都經歷不少離別聚散，告別和團聚或都會令我們尤其感觸，相信大家明白在一個全新地方去建立新生活、新網絡絕不容易。而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觀察到這點，因此教會一直為在港非華裔勞工提供針對性服務，透過網絡建立、實質及情緒上支援工友，讓他們得到更完善的生活保障。同時中心亦定時安排各式各樣的活動，組織工友互相幫助，建立一份歸屬感和使命感去服務更多其他工友，聚集更多人在這路上同行。我們共同的信念是去服務最小的兄弟姊妹，儘管膚色、種族、語言上的不同，我們都會同樣地有被聆聽、被接納的需要。教會團結的力量連結更多的他和她，讓我們能關懷更多社會上有需要的非華裔兄弟姊妹。

教區勞工牧民中心-少數族裔服務 供稿